

事和人國民

行印局書民三 / 著湘相吳 / 142 庫文民三



吳相湘著

民
國
人
和
事

三民書局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著作權執照內著者字號九二四九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四版

© 民國人和事

基本定價壹元壹角壹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吳相湘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三民文庫編刊序言

書是知識的匯集，知識是人人必備的，因而書是人人必讀的；我們出版界的責任，就是要提供好書，供應廣大的需要。不但在內容上要提高書的水準，同時在價格上也要適合一般的購買力，至於外觀求其精美，當然更是印刷進步的今日應該做得到的。

知識是多方面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知識，文學、藝術、哲學，歷史的知識，莫不為人所必需，推而至於山川人物的記載，個人經歷的回憶，也都包括在知識的範圍以內；這樣廣博知識的匯集，就是我們所要出版的三民文庫陸續提供的讀物。

在歐美日本等國，這種文庫形式的出版物，有悠久的歷史及豐富的收穫，人人愛讀，家家傳誦，極為我們所欣羨。近年來我國的出版界，在這方面亦已有良好的開始；我們願意站在共求文化進步的立場並肩努力，貢獻我們微薄的力量，參加各種的行列。我們希望得到作家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同業的協作。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雙十節

三民書局編輯委員會謹識

民國人和事 目錄

國父的辮子·····	一
國父沒有見過李鴻章·····	五
國父沒有見到李鴻章·····	九
國父與容闈·····	一二
國父的幽默風趣·····	一五
新加坡晚晴園·····	一八
國父聲威震五洲·····	二一
建國方略與胡適·····	二四

星期評論應運而生·····	二七
建設雜誌倡導近代化·····	三一
國父 胡適 陸仲安·····	三五
國父與張作霖·····	三八
英國公使的買辦·····	四二
「袁世凱」胎死腹中·····	四五
二十一條要求·····	四九
袁世凱接受日本條件·····	五三
「五四運動」的點火人·····	五七
五四殉國三烈士·····	六一
全國教育會議·····	六五
中國教育之改造·····	六九
女子教育與女權運動·····	七三
中國革命同盟會·····	七七
同盟會中部總會·····	八〇

「三同」關係微妙作用·····	八四
廖宇春南北遊說·····	八八
朱芾煌的秘密活動·····	九二
劉師培左傾又右傾·····	九六
章太炎自稱瘋顛·····	九九
共和黨與章太炎·····	一〇三
鈔票行使六十五年·····	一〇六
錢幣革命·····	一一〇
中國銀行堅持兌現·····	一一四
熊鳳凰創慈幼院·····	一一七
川島芳子的父親與革命黨·····	一二一
曹汝霖 章宗祥 陸宗輿·····	一二五
梁士詒與山東交涉·····	一二九
中華民國工黨·····	一三三
陳獨秀 李大釗·····	一三七

陳炯明投機取巧·····	一四一
陳炯明與陳獨秀·····	一四五
吳佩孚 李大釗·····	一四九
陳公博的碩士論文·····	一五二
陳炯明頑強到底·····	一五五
五卅運動的歷史意義·····	一五九
北伐誓師四十五周年·····	一六三
共匪「八一」南昌暴動·····	一六六
忍辱負重十七年·····	一六九
黃郛是「負責任」的模範·····	一七三
北大教授對日問題的歧見·····	一七七
蘆溝橋事變·····	一八一
廬山談話會·····	一八四
重工業與交通建設·····	一八七
整理陸軍準備抗戰·····	一九〇

江陰封鎖線·····	一九三
「八一三」全面抗戰·····	一九六
「八一四」空軍節·····	一九九

目 錄

國父的辮子

自「開國前後」電視劇播映，引起一般社會人士注意民國史實的興趣，這實在是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活動中最有意義的。臺灣電視公司原訂三月中，重播這一錄影片，嗣接受讀者建議：再考據有關史實，加以修改後重播。這更是一明智的決定。

「開國前後」電視劇播映時，飾演革命黨人的有些留長辮，有些人却是短髮；尤其國父孫先生「會見」李鴻章時（孫先生並沒有會見過李鴻章，詳見第二篇）是西裝短髮，「電視週刊」并且又有一整頁彩色特寫圖片。因此，很多朋友見面都不約而同提出這一個問題：究竟在當時局勢下，應該留長辮？還是可以短髮呢？

這是一個「以小見大」的有趣味問題。

幾千年的國史顯示：每逢改朝換代，服裝的式樣顏色一定有改變。這不僅是一新耳目，並含有五行終始的政治哲學道理。尤其中原漢族的服裝髮式，和邊疆部族完全不同，如果邊族侵入統治中原，即下令大加改變。孔子所謂如果沒有管仲的抵抗侵略，我們恐怕就已披髮左衽了。南北朝時（約一千五百餘年前），避寇南遷的中原士族對統治北方的鮮卑人辮髮似索，更咒罵他們爲「索頭虜」。金朝（女真族）入主華北，曾下削髮令（西曆一一二九年）：不如式者處死。蒙古滅金後統治中原，更通令全國人民一律強迫辮髮。明太祖朱元璋光復河山，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下令：衣冠髮式，一如唐制，士民皆以髮束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

滿清皇朝是女真族，入主中夏，立即強令全國盡行薙髮（頭部前半薙髮，後部留辮）。「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孔子裔孫爲執行孔廟典禮，以新制多不便，呈請蓄髮用先王衣冠，被譴責。惟以其爲孔聖之裔，僅免於死。這比較金元兩代對孔裔的待遇更要嚴格。對一般人民更有「留髮不留頭」的威嚇。（但這薙髮令，只對男子而言；不涉及女子，故民間有「男降女不降」之言）。

這是很明白地說明：在中國歷史上男子髮式和政治關係的密切與重要。滿清使用這一高壓手段，激起反抗的心理與風潮也很大。國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是許多反清救國行動中惟一獲得成功的，這主要是由於「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劃，然後去做破壞的事」所致，一切

言行絕不是鹵莽絕裂的。

現有可信靠文獻指稱：中山先生幼年時代，也就是說香山故里、檀香山旅居、香港求學時代都是留辮的。上李鴻章書時（一八九四年夏）也是如此。正如吳稚暉氏所云：當時目的是企望李「革新以制夷」。廖仲愷更言：李「苟可以容納，或不致流血革命」。可見孫先生主意所在，爲求達到這一目的，自然注意到「小不忍則亂大謀」，絕不會如今人想像竟剪髮西裝，暴露身份，引人注意。何況中山先生自述：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廣州舉義失敗後亡命至日本橫濱，爲表示堅強決心並便利旅行，特將頭上辮髮剪去，改蓄西式短髮，並換着西服。林百克博士撰「孫逸仙傳記」英文本且刊有初換服裝髮式照片。

一九〇二年以後，各省選派留學生赴日本或歐洲。時革命風潮已起，一九〇五年八月，中山先生領導組織同盟會。許多留日學生都剪辮髮參加。但也有少數人加盟却不剪辮，如朱執信氏卽一例子。有人曾多次強迫他剪辮，朱不惜拔出小刀和這些人拼命，並說明必須保留這「豬尾巴」，以便回國行動。一九〇七年，胡漢民汪精衛等奉命內渡，都因剪髮而受清吏注意。朱執信則因留辮而安然入廣州，多次活動，大收奇效。廣州「三二九」之役，朱也參加，且因這一辮子而脫險。辛亥革命成功，朱始剪去長辮。一時傳爲佳話。國父曾稱譽朱爲「革命中的聖人」（「開國前後」電視劇中飾演朱執信的竟是短平髮無辮，真是無巧不成戲！）

中山先生曾譯述美國林肯大總統名言：「民有民治民享」，以示中美建國理想目標完全相同。但美國人研究撰述的林肯傳記不下數十種，細微末節都考證精詳，即如林肯的鬍子與一小女孩寄信的關係也記載明晰。這比較中山先生的鬍子輕重顯然不同，但外國人注意精確的工作態度由此表露無遺。實在值得我們效法。

國父沒有見過李鴻章

「開國前後」電視劇中有 國父孫先生與李鴻章會見一幕，引起許多觀眾的疑問質詢，報紙上刊載若干討論文字。足見我們生活進入工業社會，人們也逐漸有認真的態度，「電視工作，分秒必爭」，自然更應有帶頭作用。

許多朋友詢問：中山先生究竟會見李鴻章沒有？再有問：中山先生爲什麼要見李鴻章呢？兩人之間有什麼淵源呢？

中山先生本人的著述和演講中，從來沒有提及見過李鴻章。中山先生生前，革命黨人的著述也沒有提到這件事。正確的史實是：中山先生與李鴻章是緣慳一面！甚至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一八九四年夏），也是中山先生逝世時（一九二五年），顧頡剛得陳援菴氏的指引，才在「萬國

公報」第六九、七〇號上發現，錄載於「語絲」第十九期。吳稚暉氏見了驚奇「這真是一個古董」！因爲上距是文刊佈已有三十一年！

「萬國公報」於一八九四年秋刊載是文，標題是「上李傅相書」，下署「廣東香山來稿」。文章開始云：「宮太傅爵中堂鈞鑒，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全篇只有這一處提及「文」名字，而沒有說明姓孫。幸所記述事實和中山先生自傳及中國革命史等符合，加以陳援菴顧頡剛的小心求證，於是這一掩沒逾三十年的重要文字才重現於國人眼前。

中山先生之上書李鴻章，不僅是因爲李是當時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中國新政的推動人；更重要的是李鴻章爲中山先生所曾肄業的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贊助人，提倡西洋醫學教育最早。

中山先生於一八八七年一月，入學新創立的香港西醫書院。在這以前，李鴻章已支持贊助設立天津醫學館，香港英大書院曾按年選送學生北上肄習「洋醫」。香港西醫書院創立的目標是「造就一批經過適當訓練的醫生，即可使目前中華帝國的混亂與黑暗，進爲醫術的和現代科學的」。

一八八九年，李鴻章接受香港西醫書院的邀請，擔任名譽贊助人。李於其覆書中特別指出：

「愚意此醫學當與其姐妹科學之化學，同予注意。非第須了解其如何組合，且須明瞭其如何分析；蓋不如此不足使其於診斷病症及準備醫療上臻於更大之精確也。」「貴（英）國人民悉意從事於實際之研究工作，並以科學原理為基礎，貫注於發明所得，使與其他純滿足於理論上者，大相逕庭，使愚彌為珍視。蓋此種由於永注於科學原理以行診斷之美滿收穫，即足以保證其補救在解剖學及化學純理研究之不足。而其結果，將使智識由黑暗轉為炳耀。天津醫學館即一光耀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學之利益，霑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也。」

李鴻章在這一覆信中不似流俗之只說「惠我奇方」或說一些恭維客套語，而具體希望注重化學與解剖學等，且強調這種基礎科學，「將使智識由黑暗轉為炳耀」。因此，給予香港西醫書院教職員學生們一非常深刻的印象。一八九二年七月，這一西醫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孫先生以最優異成績居首）時，教務長康德黎博士致詞，特別讚揚李鴻章這一見解，是欲以啓牖運動的責任加於香港西醫書院。「先予吾人以科學，則一切可隨之而至」。雙方期許之殷切，由此可見，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致詞更以「送各位青年入中國中部」：「本書院之一般成效將越過香港小島，而成爲大中華帝國之科學輸入之鑰匙」。

這些言詞，自然使中山先生對李鴻章的認識不同於其他人的膚淺見解。基於這一淵源，中山先生乃於兩年之後上書李鴻章，提出「人盡其材、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地盡其利」四大綱領

——現有文獻顯示：「地盡其利」是中山先生在求學時代觀察與實驗的心得。

中山先生本身紀錄中沒有提及在中日甲午戰爭前（一八九四年夏）有請見李鴻章的事。民國以後若干筆記說當時某人某人如何安排孫見李終未如願。正如中央黨史會編「國父年譜」所稱：「（孫）先生始終未與李晤，殆爲定論」，所謂「先生冒險晤鴻章勸其革命，揆諸當時局勢，恐無此可能」。